

全臺游記

房兆楹 濬著

前言

全臺遊記一卷，池志激著。所記光緒癸巳甲午間臺北、臺南兩府臺東一州之見聞，爲惜硯樓叢刊之一。叢刊全書凡八種，皆浙江溫州人著述，瑞安林慶雲編校，民國二十四年印行。

池志激字雲珊號臥廬，生於道光末年（一八四五？），民國二十三年尙健在，已八十矣。中年遊幕各地。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冬至臺灣，居臺北府年餘。初入巡撫邵友濂幕府，辦事數月，繼於臺北商務局任職。二十年（一八九四）二月應臺東直隸州知州兼鎮海後軍統領胡鐵花先生傳之聘，爲其幕僚。同年六月因赴鄉試去臺返浙江。里居時刪訂日記成遊記一卷。自云尙有番社記聞略及臺遊雪鴻記二書，惜皆已佚。

池氏遊記，敍述甲午中日戰爭前夕臺北之繁昌，臺南之富庶，臺東之初闢，以及舟車里程，水陸軍備，官風民俗，堪供史料之資。惟於年月數目字往往失誤。其自序應作於民國二十三年，距其去臺不過三十年，而序中乃謂四十年前氣象宛然在目。又自序有壬辰癸巳間遊幕臺灣之語。而書中首頁則云「辛卯客滬……是歲十月二十日由滬赴臺灣。」書中云「在撫幕四閱月……在商務局一年，明年正月張公轉薦余於臺東統營刺史胡公傳幕。」書末則謂「首尾越三年，計五百六十日。」按，五百六十日不過一年零六個半月。如依其辛卯冬到臺而言，則壬辰在臺北，癸巳春夏在臺東，而去臺應在癸己，然自序中又有「甲午中日役興倉皇內渡」一語。相差一年，兩者必有一誤，因憶胡適之先生曾印其尊人鐵花歸烏有。然後知筆墨存亡自有定數在也。

先生臺灣紀錄兩種，中有日記，亟檢胡公日記，果於甲午年有「二月二十日池雲珊……自臺北……至」，「六月十二日送……池雲珊回籍鄉試」，兩條。因知池氏離臺確在甲午，故其到臺必爲壬辰，而首頁之「是歲十月」應改作壬辰十月，則不誤矣。至五百六十日云云，似專指遊幕受薪而言，如以在臺之日綜計，實爲六百有餘日。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二十餘年來刊布本省史料數百種之多，且編印一百數十鉅冊之省通志，表揚文化嘉惠士林，著聞寰宇久矣。近偶檢其已印諸書，於清人著述中尙缺此全臺遊記。爰複製一份，加以句讀，校正誤字，因以郵贈，冀備採用。

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房兆楹書於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之明代傳記編纂室。

自序

池志激

全臺游記，清光緒壬辰癸巳間，遊幕臺灣，刪改日記而作也。當時尚有番社紀聞略，並臺游雪鴻記二書。番社紀聞略，專記生番風俗。雪鴻記，則記臺南北歌樓舞館中事。甲午中日役興，倉皇內渡。友人見者頗爲歎賞。惟故人陳子介石一見雪鴻記，則大爲相責。謂余離家室，別友朋，浪游海內外十餘年，不著有用之書，而作此等冶遊誨淫之冊。即使膾炙人口，亦不過板橋雜記之流，何益之有。介石，我畏友也。余聞其言且慚且感，遂即束藏不爲人見。今已數十年，并番社紀聞略，亦不知何去矣。全臺游記一書，當時相失者亦三十年。直至去歲遷居此屋，忽得諸舊碗廚破柵中，有紅紙裏束。拆而視之，則亡兒錯所書此記正楷，完全毋佚，不禁躍然。而雪鴻記番社紀聞略終歸烏有。然後知筆墨存亡自有定數在也。

一記游臺全一

臺灣東西長千二百里，南北橫五百餘里，正面對小琉球嶼，背後與閩五虎門相對。當時此島未闢，宋朱子熹，立五虎門，謂五百年後，海外千餘里，有數百萬人烟。至明鄭成功納土，恰值其數。此當時朱子，亦以山川發源形勢決之也。近所設共三府一州十一縣，皆濱海邊地，尚不及全臺三分之二。中間平疇廣壤，可墾良田數千萬畝。如大坷坑、三貂嶺等處，亦可置縣治一二所。稻粱菽麥，年每三熟。瓜菜蔬，大較內地數倍。此皆菁華積聚未發之故也。大凡地之興隆衰敗，非身歷目覩之處，不敢率爾而記，以形勢廣闊，景物森羅，千山萬壑，猝難深究。余在臺三載。凡過其地者，必先覩其形勢，謂某處形勢將來必興，某處形勢今日雖盛將來必敗。余昔時所覩形勢必興之地，聞今日已爲日本人所興。嗚呼，我中國自有必興之地，中國不能自興，竟爲異域人所大興，豈不痛哉。豈不惜哉。

余甚怪當道諸公，爲國家割地求和，獨不想數百年前，鄭氏納土，經營艱苦，一旦以千里輕易讓爲他人。噫！豈僅失計算哉，亦可謂無一毫國家之心術矣。今此地已非我有，則余此記亦歸毋用。雖然，有此記存，將來數百年後，我國有心人見者，亦知我中國當時原有此美地，不幸獨淪爲異域，或亦痛哭流涕而三思之也，余年已八十。追思四十年前臺灣未割之時，繁華氣象，宛然在目，今日執筆而敍此記，亦不禁老淚之滂沱也。噫！

全臺遊記

池志澂

余少時，讀藍鹿洲平臺紀略，魏默深戡定臺灣記諸書，謂臺灣土沃產阜，耕一餘三，可富可強，可戰可守，輒慕然作海外之想。比長好遊，周歷數邦，然仍未至臺灣。辛卯客滬，有同州友人備營北臺，邀余同渡，遂自北而南而東，三載之間遍跡全臺。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風俗時候之奇異，以及寮社險阻，民番雜處，古來方輿所未載，人跡所不及者，類皆記之。

是歲（誤，應作壬辰）十月二十日，由滬坐斯美輪船渡海，申初開行。二百里，天霧，泊鞍子島。廿一日雨。午霽，散步柁樓，回顧

有島重疊如列屏，舟人告余曰普陀山已過，入大洋界矣。巨輪鼓浪，黑煙滾滾，大有乘長風破萬里浪之意，快哉此行。廿二早起東南風，天氣甚和暖，午初見前面雲霧中高山隱隱。舟人用遠鏡窺之曰雞籠山。離此僅二百餘里耳，南洋風浪甚險，此行兩日夜無顛簸亦幸也，申正到雞籠。雞籠三面皆山北面臨海，山疊而雄水綠而淡。滿山草樹碧色如春。以地暖無霜雪故也。小划數十望輪爭飛，人氣椎魯語言莫辨。余偕友人上岸沽酒。洋樓客棧，闔閭誼譁，亦一熱鬧口岸也。

余聞臺北前僅八里盆（岔）一口，有社船來往。其餘叉港支河，僅堪漁捕，今則八里盆（岔）淤塞。新添各港曰大港、曰後壠、曰香山、曰滬美、曰雞籠。皆爲互市之區。而雞籠港門宏敞。盛潮水深二丈，四時洋船可泊，與福寧沙埕烽火對峙，實南洋第一扼要。故帆檣尤繁多矣。其環列左右，十里爲雞籠嶼，八里爲桶盤嶼，左十里爲獅球嶼，右十里爲獨臺嶼，擡籌嶼，又十五里香爐嶼。又三十里鳥嶼，雞心嶼。又三十五里花坪嶼。港東多煤礦。設撫民理番同知兼理焉。磊石爲岡，以防海寇。此地終年陰霾（霾）罕晴霽。是夜皓月濯浪，星河交輝，兩岸蟲聲猶作秋鳴，令人起悲思焉。

二十三早顧小划船上岸，坐火車至臺北府城，辰正上車，自雞籠山行二十里有洞，長里餘，兩旁石壁皆奇形。車過其中，霾暗險濕，聲隆隆然如雷殷，令人毛髮聳然。又二十里爲八堵。又十五里爲水返腳換車焉。又十里爲錫口。各有票房，爲各路貨客上下。再行十二里爲大稻埕，下車焉。自雞籠垟碼頭至臺北府（大）

稻埕，計程百三十里，皆遶山曲折而行。谿谷奇宕，風景如畫。時已殘冬，田中麥穗秧針，黃綠相間，猶是內地間四五月景象。則地之肥暖可知。下車僱東洋車入城。城內人烟尚不甚密，而街道寬達，男子無貴賤不穿長服，喜搭紅綠辮頭，有重至七、八兩者。女子自七、八歲至十五、六時，亦喜盤紅辮。婦人喜豔服鮮花，裹足如弓，環以金鍊，其大如鉗，行路聲琅琅也。屋宇多樓，牆瓦皆亦，此赤嵌城所由名也。廿五早偕友人散步城頭。臺北向惟淡水廳一城，在新竹。舊轄延袤四五百里。法夷犯順，沈文肅請設臺北府縣以固北路。林時甫太

樸（僕）出家資築之。城周圍十里，環以濠河，濠畔密栽大樹，樹綠且雄，遠眺四圍皆崇山疊嶂，中開平原，氣象宏闊，實爲全臺收局。建城無逾此佳者。今雖悍陋，民氣初開，十年之後，當與粵東楚漢諸鎮同爲華洋靡麗之邦，以形勢決之也。

二十六日游艋舺（艤），在府城南門外三里，淡水最大之鎮。居民數千家，有參將分司營署在焉。地當龜崙雞籠兩山之間，沃壤平疇，溪流環抱。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滬美，並有觀音山大屯山爲屏障，與閩（閩）五虎門相對。沈文肅疏中所謂淡蘭扼要之區，全臺北門之管也。歌樓舞館幾乎無家不是。俗重生女，有終其身不嫁以娼爲榮者。此風不知何自始耶。嗚呼！地氣溫濕，人性自淫，宜開湖水以洩其菁華，宜栽大樹以收其亢氣，當道者何不一見及此耶。申未返城。二十七日出大稻埕，趁小輪舟遊滬美。大稻埕在府城北門外，亦淡水大市鎮，即前日雞籠來下車之地也。兩街數百家皆茶莊。臺北出產以樟、鯢油、煤爲大宗。每歲出茶可二千萬觔，而烏龍爲最佳，美國人喜之。自大稻埕至滬美水程四十里，即由洋大橋上小輪舟。大橋橫亘江中，長二百四十丈，以東路火車過江而設。橋畔夾板小輪帆筒如林。由內江往滬美雞籠者，由此上下。此間山水奇曲，大類我浙武陵蘭谿兩處。若沿江數里，多設洋樓，密栽柳木，氣象更矞雄也。他年臺北大興，其必先在此乎。

午正到滬美。滬美民居數千家，皆依山曲折，分爲上中下三層街。中下市肆稠密，行道者趾錯肩摩。而上則樹木陰翳，樓閣參差，頗有村居縹渺之意。由街西出二三里即港。俗所謂淡水港是也。兩岸南北皆山，中開大港，寬六七里，水深三丈，兩邊暗沙圍抱，輪泊須俟潮出入。此雞籠以南咽喉也。港口舊有荷蘭礮臺。今外北岸復新築西洋礮臺，甚雄壯。近又設水雷局、海關焉。二十九回府城。

十二月初二日訪友百（人）於新竹。新竹即淡水廳舊署，昔所謂竹塹埔是也。離臺灣府城人（百）五十里。遂復乘東路火車而去。十里至新莊，大村市，居民二千家，昔有縣丞，今移駐艋舺（艤）焉。十里坡角，十五里龜崙嶺，有街汎，兩邊皆山，火車上下遠望逶迤如

蛇行。十五里挑（桃）仔園，亦大村市，有城堡，山水清奇，田土膏美，滿山十里皆紅豆，曉風夕陽嬌嬈可愛。桃碩甫臺北道里記所謂江南道上行，即此處也。十里坎子脚。十里中壠，有汎市，換車焉。十里頭重谿。二十里大湖口，一名糞箕湖。十里鳳山崎。山甚平坦，兩山相隔數十丈，下臨大溪，有大橋橫跨兩嶺，車過其上俯視村落，夕陽滿山，大有鷄鳴樹間犬吠雲中之概。再行十五里爲新竹，下車焉。新竹昔時圍竹爲城，以避野番，故名竹塹。今則設官置治，畫井分疆，氣運大開，非人力所能遏抑也。自頭重谿土耳其溝以南至大甲谿以北爲縣轄。即聽（廳）城爲縣城。風俗物候與淡水同，而民秀過之。內負崇山外臨大海。濱谿設大甲巡檢。其餘谿港十餘總以吞霄。中港源流爲長，惟水淺難泊巨舟，故仍必以滬美雞籠通互易焉。境內土地肥饒，人民沃衍。藍鼎元東征集所謂臺北民生之利無加竹塹。而二百年後竟著其盛焉。

在新竹二日，欲有事彰化。友人曰，彰化在大甲谿南五十里，欲遊彰化先過大甲谿。溪廣數里，發源內山，下多怪石，夏秋雷雨驟漲，駭流激湍，行人稱天險焉。此時水平，或可涉筏。出新竹西門五里曰牛埔莊。三里香山塘。四里下寮。三里鹽水港。五里老衢崎。五里中港街，有汎。十里山仔頂，五里後壠街，有營駐千總，稽查海口。宿焉。五里烏眉港。五里白沙墩。十里吞霄街。八里宛裏街。二里房裏街，有城堡，四門，約三里。房裏即貓裏也。其山有貓裏牛鬥。山產礦油甚大。昔從巖壁流出。又有玉山亦在房裏溪山中，晴霽乃見。峻巖峭壁，疊白如銀，可望不可即，相傳前明鄭成功自率步卒往，至山麓遙隔一溪，毒甚，涉者多死，遂止。再行十里大甲街。再五里即大甲溪。余來時適逢陰雨，守溪二日竟不得渡。溪闊多築，溪人織草爲蓆，名曰大甲蓆。復留溪一日，遂返新竹。在新竹又二日仍坐火車至桃仔園，下車一宿。游大嵙崁。大嵙崁在桃仔園北十五里，本野番出沒之區，闊約三百里。此地開闢，可墾良田數十萬畝，足置一縣治。直通後山，漫山遍野皆樟，大者合抱，氣甚芬烈，熬其質可爲腦。有腦寮腦局在。歲出腦數百萬。近設腦務總辦理之。出鹿亦甚多。出

一記游臺全

大崎崁仍由桃仔園坐火車至臺北府城。

次日復坐東路火車訪友人於金沙局。局在雞籠內山，距雞籠北十里曰七堵八堵。凡十里至暖暖瑞芳。二十里內皆金山。山氣磅礴葱厚，左右巖溪，溪水映日，流砂閃耀。每日淘沙者約數千人。溪中時有山人小舟、伐木作薪，載往艋舺（舺）者，滿山奇花異草綠陰繽紛。男女紅瓣綠衫謌唱自樂。眞仙境也。又聞八堵山爲產煤奧區。近有華匠濬煤井，倣西法以行之。又有硫磺產於金包里冷水屈大礦山北投等處。距雞籠近或二三十里，遠或四五十里，皆爲利源所在。臺灣精華多聚於北路。淡蘭一隅膏壤尤溢。是在官斯土者開其源耳。過此十里爲三貂嶺，入宜蘭縣界矣。三貂嶺爲臺北第一高山。自麓致嶺凡十里。當時嶺路初開，草樹蒙翳，仰不見天日。今則設關置戍，南逮蘇澳，荒榛灌莽，幾成坦途。

余在金沙局二日。出山由火車回臺北府。遂入撫幕。在撫幕四閱月。有古滬友人張君經甫爲臺北商務局總理，邀余辦鐵路票房事。在商務局一年。明年正月張公轉薦余於臺東統營刺史胡公傳幕府。張公曰，後山多生番巢穴，地僻人稀，風樟（樟）較前山爲厲，君願行否乎。余曰當時之前山亦今日之後山，有官司兵營以守之，何險之有。適有本局斯美輪船送澎湖鎮安平府回署，遂乘其便。二十二日由雞籠上船。自雞籠至澎湖約二百里，皆弱水波濤險惡。是日幸無風。二十三日黎明過澎湖溝、水勢深凹、輪泊過此必俟天明。東西闊百里，南北長數百里。文獻通考所謂水至澎湖漸低，近琉球謂之落漈，想即此也。余從舟中遠望大小列島，星羅棋布，煙波浩渺之中，自成天然位置。已正到媽宮澳深數丈。左右各島環列，中開一水，可出入巨艘。登高一望，外有西嶼爲之屏障，內有新城龜山蛇山相犄角。近於新城復築礮臺，更得控扼當關之勢。夏秋臺洋風湧險惡，輪舶多於此寄碇，亦好口岸也。列島舊稱三十六，而實則有名目可紀者五十有四。最大爲大山島。外則澎湖本島。澎湖島即媽宮島。有媽宮街媽宮城在焉。周島七十里，居民二萬，大半皆樟（樟）泉人。束茅爲屋，以捕魚蓄豚飼雞爲生。物產不甚豐饒。米麥棉粟皆接濟臺廈。亦海外脊

土也。而地氣溫暖，四時皆夏，海風悠揚，亦不甚苦熱。海畔多石花、鐵珊瑚、海風簾。山間皆巨石怒突，偃蹇奇塊（塊），不可狀。然質不甚堅，不可施椎鑿也。康熙末朱一貴之亂，全臺淪沒，惟澎湖獨存。國家以澎湖克而鄭氏降、澎湖存而全臺復，謂臺灣形勢全在澎湖，故移總兵駐其地。而實則澎湖雖非全臺控制，而臺廈之衝有此巨鎮，果能設屯重兵，彼縱橫海上者又安敢越澎湖飛渡而絕無顧忌耶。

在澎湖一夜。次早仍由原輪赴安平。澎湖至安平一百五十里，即前臺灣縣也。昔日安平鎮，今改爲安平縣。同治十三年海氛不靖，於安平之三鯤身造西洋礮臺。郡港無內澳。鹿耳門昔可容舟出入。今已淤淺，改泊四草湖。安平巨浪滔天，夏初南風時尤劇，俗名曰湧。排擊掀翻，響聞百里。天明即作，作時艘船急駛澎湖，或旂後，以避之。雖秦（泰）西人之善駕駛，語及安平口無不目震心駭。此可稱天險也。輪船泊處離岸二十里，皆以竹排轉渡。排中設木桶二，放行李坐人。往往遇湧，有壞事者。此來日麗風和雖有浪湧亦不見其可畏。午正上岸。

臺南城大數倍臺北。其街市之繁華，居民之稠密，說（貨）物之便宜，亦數倍之。而地氣太暖，風沙滿目，水土似不及臺北爲佳。男婦老幼喜嚼檳榔。客來不奉茶惟送檳榔。閭里詬諟送檳榔數口即止。案檳榔即廣東雞心，粵人俟成熟取子而食，臺人於未熟食其皮，合蠅房灰浮留篋同嚼，可避瘴氣。然三物合和唾如膿血，亦惡習也。次早過南門外，路值土人迎大王神。金鼓震地，香煙屬天。問之則曰大王池姓，閩赤岸人也。此間最著靈異。余遂入廟展拜。慨想遺風。嗟呼，凡生有功德於民沒則祭以報功義固然也。以我王事實雖不可考，二百年來里社不沒其馨香，其必當時有實德感人者深矣。余與王同一本，遂歎歎久之。

次早謁臺南道顧公，遂留署。臺南地土鬆浮民氣忙懶，似不若臺北之平疇廣壤。然帆檣鱗集百物所聚，亦海外大都會也。臺北多山、臺南多水。臺北多雨、臺南多風。臺北之土堅而紅，故民風亦強而悍，臺南之土皆沙，故民風亦流於弱。然草樹鮮花、瓜菜茄荳，經年不

絕，臺南北皆然也。在道署二日欲訪友人孫君巡檢於大武壠。地在嘉義安平分界之區。藍鼎元集所謂通羅漢門阿候林爲南中二路之咽喉者即此。向作盜藪，故設巡檢以駐之。次早出安平城施東北行二十里，時已薄午，遙見馬牛四來，百貨交集，謹呼喧雜，道路爲塞。余不得已，導輿夫叱路而出。蓋村民無巨市貿易，往往十里二十里有地定期設市，而遠近售商者率以期畢集。昔人名曰市集。然不僅臺灣然也。

入署見孫君談綦久，留三日，仍回臺南道署。

查安平到臺東尚有九站山路，過鳳山即係番社，峭嶺峻谿，險阻異常，非多隊不可行。適胡公有餉船來在此，遂遣從人打發行李上船。余自起轎陸行。十二早出安平城南行二十里曰大湖，市鎮甚鬧。再二十里曰阿公店，大市鎮，民居更稠密，有分司營汛在。惟風沙太厲，行路者目不能開，遂止焉。十三早由阿公店二十里楠梓街，亦大市鎮，數里皆楠木故名。入鳳山縣界。是日適市人迎會，蠻女頰衣紅辮，滿插香花，絡繹不絕，亦趣觀也。過此二十里皆沙漠不耕之地。兩塘蘆荻黑暗如林。當時最爲盜刦出沒之區。去歲鳳山令李公嚴殺數十人此風稍戢。再行六七里爲鳳山縣城止焉。由臺北至臺南過大甲溪即無山。至鳳山始有山，然亦不高。鳳山城小而形勢甚闊。東南皆沿海。向稱毒瘴惡地。官其邑者皆不敢至。今則民番雜處商賈雲集，亦臺南之屏衛也。十四日出鳳山城東行十五里曰林仔邊。地甚秀腴，清溪環抱，綠竹茂美，有三吳風。所見婦女皆水眼小足，瘦韻嫣然。過此皆溪，隔一里則涉一溪，深者渡以竹筏。最後一大溪，焦石峻嶒，水流洶湧，猝遇暴雨，多嗟滅頂。過溪爲東港，宿焉。此日僅行三十五里，不啻六七十里焉。皆以溪阻也。東港居民數千，皆草戶，大半捕魚爲生。鳳山沿海諸港半多壅塞，惟東港水深二丈，商船便於出入，故繁盛焉。此地出蔗糖，多敗（販）售我溫，以港口與溫海對峙也。十五日雨驕夫不肯行遂止東港。是日適行李船到。丁哨官來見。午霄步行海岸，見檣機數隻皆冉冉欲我漸行，令人起鄉思焉。

十六日由東港行約五里遙望對峙海中有一島。哨官曰此小琉球嶼也，離此約六十里，島中居民四百戶，男女二三千人，地不產五穀，

以捕魚雜種爲生。恐宵小易於藏匿，近以屯兵守之。案康熙時張給諫出使琉球記，謂「由五虎門放洋過梅花所七日矣。今（令）舵工上斗，遙見東北一山，形圓卑如覆盂，四面無匹，心甚疑之。越日因北風引舟南行，詢之土人，則曰小琉球也，北去日本，東出弱水洋，當飄蓬萊扶桑，不知何日西還」。若是，則小琉球當此嶼矣。

再行十五里曰蕭家莊。此地僅十數家，皆蕭姓，然皆殷戶，出米甚多。再行二十里爲石頭大營，即東州界，止焉。營官譚鎮軍，以余統營幕府，即以官銜手版聲砲飭隊而迎。欲於次日上三條崙。譚營官曰，去此數里皆番山險社，地僻人稀，非多隊不能行，必須敝營先飭知各分棚，以便派差伺候，遂勉留一日。十八早譚營官即派哨官一人，洋槍隊二十人，刀叉大旗對號各二人，護余上嶺。十五里至歸化門營，換隊焉。又十五里至六義社營，又換隊焉。又八里至大樹前營止焉。營官歐君曰，自三條崙至此雖峻嶺馬轎皆可行。過此四十里，凶巖峭壁，草木蒙茸，非番轎不能涉。故敝營半番兵焉。十九日歐營官即備口（番）轎一乘，番兵三十人，皆執槍矢以行。歐君復曰此去二三里煙瘴甚厲，歲不見天日，六月非重棉不暖，公須含檳榔數口以避氣焉。番人每行數十步輒長嘯一聲，作老鶴鳴，其聲甚裂，羣山皆應。復前行數武，見高峰數重，果皆壁立。番人屢以指語不能轎，遂下轎攀援而上。屢涉屢仆，不得已，復命兩番兵挾掖而行。煙霧淋漓，十步之外不見人。鹿啼猿吼，遠近俱聞。如是者十八里，到大樹林營焉。大樹林十里，兩旁皆合抱大樹，樹黑如山，人皆樹中行。凶番往往匿此，以槍矢殺人，月必數發。番兵過此，砲聲不絕。屢以番語告人曰隔隔莫，又曰麥溜溜。隔隔莫，謂小心也。麥溜溜，謂快走也。再行十五里爲出水坡營，遂下嶺焉。下嶺較上嶺愈險且浚。余既不能步，祇得面山背坐，閉目任扛。八里爲溪底營。谿底亦爲番社最險之區。谿闊數里，冬春水涸可涉，秋夏颶風暴雨往往漂人入海。兩山石壁皆作奇形，獮猿數百，見人不避。忽聞砲聲，羣焉升木，林樹遂震震有聲。有一哨兵告余曰，數日前有凶番於此殺二人焉。時日未暮，陰風怒號，巖壁半黑，鴉鳥無聲。余心悚焉，今晚遂回舍谿底營。十

一記游臺全

九日出谿底營，四里皆海岸行，北風捲面，塵揚接天，怒濤拍岸，倒捲如山。回視昨日所過諸峰，或霧或日皆矗立萬疊，不知昨日何以能過之。天地之色至今日又爲一變矣。十五里到巴郎衛。二十里到大竹篙，飯焉。又二十里到虾仔崙。又八里到大麻里，亦大營，宿焉。二十日自大麻營復遵海而行。數里，遙見野□（番）數人，皆卉服佩刀，騎牛高嘯而來。余心復驚。哨官曰此皆已撫之良番，毋慮焉。前途山麓東西，茅穴纍纍，皆其寮社也。

余自十八日上三條崙，披凶茸，歷瘴毒，旁行四百里，上崖懸升，下壑胥墜，復不見人。至今日茅荒沙渚，始遇島夷。則此行險苦可知矣。二十里到知本營，有番兵四人，適殺鹿，刺血而飲。李哨官留余午飯，遂煨鹿脯以待。飯後約行五里，遙見海中兩嶼對峙。哨官告余曰彼火燒嶼也。縱橫二十里。天清斯見，見者次日必大風。離此約六十里，居民五百餘家。商船避風間有至其地者。其一則紅頭嶼也。此嶼皆番族穴居，不知耕稼，以捕魚牧羊爲生。形狀無異野番，而性較馴。牧羊於山，剪耳爲誌，無爭奪詐虞之習。民人貿易至其地者，攜火槍至，則知其能傷人也，輒望然避之。語音頗類太西洋，然實莫測其所由，統島周圍約五六十里，島有高至六七十丈者。而男女大小不及千人，光緒三年恆春縣周有基嘗率船政學生至其地。又行十里則埤南大營焉。埤南面山背海，土瘠砂飛，一州僅寥寥茅屋十數家，其餘鱗比皆番社也。登高一望，茅芋盈丈，大海無涯。欲城無可築之原，欲池無可鑿之水，欲田無可耕之土，而並無可遷之民，當時原屬生番荒島，人跡罕到之區。同治三年因琉球漂風難民爲此間凶番所殺，日本欲爲復讐，而實則覬覦東洲。朝廷始派大臣沈文肅討之。沈公以海

途風肌靡常，輪舟不能停泊，始議由鳳山恆春鑿山而進，其途凡三出，而總以三條崙爲通衢，然亦左山右谿，鳥道一線，側足乃通。余甚怪當時官吏拔山通道，斬棘披荊，糜國家金錢數百萬，僅開此三百里，無益之巖疆，亦可爲失計較矣。

入營見胡公，胡公勤核猛樸吏治才也，而帶兵用其所長。所統五營，南至花連港，西至三條崙，縱橫五百里，分紮三十處。共二千，而實不及千人。嗚呼海疆營制壞不可言，而臺灣更甚。良以兵弁皆由內地脫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無營不缺額，無兵不烟癮。問胡公之營，猶較全臺爲可觀。

竊歎臺灣孤懸海外，鄭氏納土逾二百年，向第有臺灣諸羅鳳山三縣，彰化淡水皆係後關。自嘉慶中噶瑪蘭設官且關及後山矣。今則自蘇澳岐萊秀孤（孤）鸞坪南以逮琅瑯恆春，拔木通道彈盡人力，幾及千餘里。容髮儕耳，雕蹄鑿齒之民，皆得沐浴聖化。此亦天時人事所不容已者也，然而築礮臺，制水雷，調駐楚粵營勇，費已不資。而禍患仍出於籌防之外。蓋亦治之者不得其本耳，余嘗謂臺灣惟東州地瘠無可爲。中南民氣忙碌猶如日之過午未歸食者。而臺北山川磅礴隆隆然如初日之升，苟得其治未有不日興者也，而其大要在鍊兵、興學、理財、開礦、墾田。嗚呼！臺灣雖海外一島，然亦東南七省藩籬，昔人固多言之矣。故謂南洋之防莫先於防臺。臺灣不失則東南半壁屹若長城。臺灣若失則沿海諸省豈遂保百年無事乎。余此行首尾越三年，計五百六十日。三府歷其二、州一、十二縣過其九。越重谿十二。涉高山九，重霧涉奔沙者十數日，計行千二百里。亦平生未之崎嶇。然亦壯遊也。遂記之。